

## 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快心編傳奇二集

### 第四回 較武藝柳俊識根由 煉黃金道人弄幻術

詞曰：英雄一樣胸襟，兩相欽。別有疑端探問，語深深。事有證，心相印，是知音。豈若奸貪相聚，只圖金。——右調《相見歡》

話說李績吩咐眾將起兵，明日統了合營兵丁，到校場中操演弓馬。點齊了隊伍，宰殺豬羊，大犒軍士。自己南面坐下，各將俱依次列坐兩旁，眾兵卒依營逐隊，把給賞的東西領去分散。堂上酒至三巡，食供五套，李績向眾官道：「今日諸君皆奉命討賊，戮力王朝。明日起兵徵進，必須定一先鋒，以為前部。諸君可比較箭法弓馬，高者得掛先鋒將印；既可以增壯軍威，又見得各人武藝。諸君以為何如？」眾官齊出席道：「唯命是聽。」李績道：「既然如此，須下堂聽點。」眾官乃各各下堂，整束停當，立階前聽令。

李績令把公座移至簷下，取先鋒將印一顆，置於旁邊案上；於演武廳左邊立一箭的，離箭的一百二十步為準；然後令眾將自守備以上向前聽點，搢珩、柳俊身分地步不同，故比較武藝其法各異。其餘千旗哨把點不得先鋒，總不必上堂。當該吏捧上眾將花名冊籍，乃點將雲：

- 「第一員，鎮守山東東平一州，兼轄平、阿、漢、壽、陽谷五縣副將，仍管游擊事張達；
- 第二員，分守山東兗州府城守營參將，管游擊事許景升；
- 第三員，山東巡撫部院標下領旗署守備事中軍官柳俊；
- 第四員，山東兗州府城守營參將中軍，滋陽縣守備曹虎山；
- 第五員，山東濟寧州北城營守備唐可法；
- 第六員，山東東平州汶上縣左角營守備郭從超；
- 第七員，山東巡撫部院標下儲將官石瓊；
- 第八員，投誠軍前調用，加守備官仲大德；
- 第九員，投誠軍前聽用，帶衛守備官王五倫。」

點將已畢，各將俱跨馬伺候。軍政官把紅旗在將台上一招，台下鼓吹齊發，軍容可想。擺營兵丁打三聲吶喊，旗鼓手播鼓三通。發播罷，張達便當先出馬，拈弓搭箭，加上一鞭，拽滿雕弓，看清箭的，叫聲：「中！」颯颯一箭，正中紅心，兩旁軍士喝采。此敘平平喝采。張達回馬，正待來案上取先鋒印，只見馬上一將喊道：「張將軍的箭固不虛發，但是這般平射，誰人不會？且待卑職來射個回身背放，姑把這先鋒印留下！」李績視之，乃是領旗中軍官柳俊。李績便道：「武藝高者，得掛先鋒，張達姑留此印，看他箭法何如。」張達見李績吩咐，不敢違拗。但見柳俊把定弓，搭上箭，颯清箭垛，扯足弓弦，把馬一拍，那馬疾走如飛；他卻扭翻臂膊，身藏鞍轡，手過肩窩，背放一箭，喝一聲：「著！」箭隨聲到，早已射在紅心，此敘鄭重。喜得兩旁軍士齊聲喝采。齊聲喝采，又一法。李績看了，贊妙不絕。柳俊回轉馬來，下馬正欲取印，只見隊中一騎飛出，大叫道：「你且留下，先鋒待我來做！你這背射一箭何足為奇？我能一發兩矢，也是翻身背射！」只見他把兩枝箭兒齊搭在弦，輕輕扯定，跑到場中；馬疾弓圓，翻身一放，只見那兩枝箭兒似雙燕歸巢，不前不後，齊中在紅心之內，此敘輕捷。只哄得滿場軍士大叫：「好箭！」哄得滿場喝采，又一法。齊視此人，乃山西太原府陽曲縣人也，姓石名瓊，字搢珩，現做巡撫麾下儲將。有《二郎神》詞一首，贊著搢珩箭法好處，其詞曰：

穿楊神箭，算自古由基名布。看中虎落雕，誇上將、發弓矢，萬無一誤。應是天生靈手眼，盡羿術，深知審固。奇絕處，破絲貫蝨，書籍傳來有素。堪慕。須知此技，學焉難赴。羨應運英豪，名世士，肯讓與前人獨步？雙燕歸巢真善射，料誰敢爭雄嫉妒！但堂上尊官，場中健卒，人人驚顧。

石搢珩點將時是第七員將官，還輪不到他射箭，為何爭先出馬？只因見柳俊是第三員的官，已經僭了許參將；且武官不比文官，宜於鼓勇向前，最忌萎靡落後；況當角技赴鬥之時，不是平居習射之禮；再兼本事高強，何必埋頭多遜。

當下李績看了搢珩一發兩矢，兼之背放，齊中紅心，不勝大喜，立起來拍案叫絕。石搢珩便下馬上堂，稟道：「老爺曾言，箭法高者得掛先鋒，卑職合該取印。」看他下馬上堂，何等舒徐。不就取印，蓋已穩到手，料無人出其右者。時柳俊雖未取印在手，然已料定穩穩一個先鋒；今見石搢珩又高過於他，心上未免不快，因也稟道：「石儲將一發兩矢，固是絕技，理合掛先鋒將印；但卑職尚有些未服，待卑職再與石儲將比較刀法，若果能再勝，便讓他做去。」石搢珩聽得柳俊說這般話，便欣然移步下堂，李績急止住道：「不可。兩虎相鬥，必有一傷，刀劍利器，豈宜輕視？況今正在用人，豈可自相凌並！本部院前日一見石瓊，便識他是一個將材，今日果出柳俊之右，先鋒之任，非此而誰！」因向柳俊道：「本部院因才授任，賞不私親。今日效力王朝，各宜相護，不得因此負氣，致生嫌隙。你二人若各統一營，恐有臨事推諉；不若就僉你做副先鋒，使你二人朝夕共事，宜同心協力，不可坐視觀望，妒功嫉能，有失軍機，取戾非小。」二人連聲應諾。

李績便令左右取先鋒將印上來，親自捧了，遞與石瓊，搢珩跪下接受；李績又將案上令旗一面付與柳俊，柳俊也跪接了，便各交與手下裨將。李績又各親遞酒三爵，用將原該如此，便可感發人報國之心。道：「你二人今日同事討賊，建功立名，他日同列朝廷，尊爵厚祿。在本部院，也自喜識拔得人；在你二人，也是個千里知己。」石搢珩與柳俊又跪下拜謝。

當下已有了先鋒，其餘眾官亦各各考過弓馬，中與不中，俱不必細述。考罷，復上堂，照原位坐下飲酒，半酣方散。各營將士俱整理行裝去了。

柳俊歸到公署，便令該值的備下酒筵，令該班人來請石儲將。石搢珩也不疑忌，隨即輕衣便服，帶了兩個從人，騎著一頭駿馬，到中軍公署前來。該班人先入內報知，柳俊直走出大門迎接。搢珩下馬，相攜至廳中施禮，分賓主坐定。柳俊道：「吾兄武藝絕倫，小弟肉眼不識，敢於造次，出言唐突。今特具薄酌，一則奉賀，二則為同事會面之私，三則贖場中放肆之罪。」石搢珩欠身道：「蒙上台謬獎，得罪吾兄，弓箭偶爾僥倖，只怕其餘武藝定自不及。理宜推讓，恐道小弟邀譽，故竟直率受印。其罪正無可謝，反承相召，何以克當！」柳俊道：「吾兄又來取笑，小弟實是傾心輸服，不敢面諛。」左右便擺上酒餚，時天已黑了，便點上燈燭，兩人對面坐下，軍士伴當們在旁斟酒服侍。

二人先講些兵法，大是投機，兩心喜悅；後說及世事，攀今弔古。講夠多時，將及一鼓前後，酒意各有五分。柳俊忽然拍著腿道：「吾兄材技既精，又通書史，將來功名正未可量；如小弟黔驢之技，卑不足數。他日望兄麾蓋所至，迎拜道側，真是雲泥之隔了。」要愁。得知這般愁法，才是有志氣人。石搢珩道：「吾兄何出此言？我等正在少年，凡事努力，自可步步前進，又非日暮窮途，何必生此感慨。只怕他日兄高官貴爵，不肯提挈小弟為憂耳。」柳俊道：「吾兄尊庚幾何，料也與弟相仿？」石搢珩道：「小弟今年二十有二，吾兄卻是二十有幾？」柳俊道：「小弟今年二十一歲。」乃道：「大凡人生相遇，必有夙緣，實非泛事。弟與吾兄萍水之遇，今日同事討賊，又值年歲相等，大非偶然。意欲與兄結為兄弟，以藉餘光，日後倘命各不齊，豐茲蓄彼，庶使偃蹇者不至落寞，不識吾兄肯提挈否？」石搢珩道：「吾兄不棄，足見厚愛。」因思及凌駕山結義之事，過脈自然。他今飄零何所？我又羈絆在此，不得會面；魏義又不知作何下落？自家妻子又在浙省極邊之地，不知近來兩老人如何光景？見我不去，定有許多焦躁，只道我是沒品行的。招惹下許多煩惱，都是與凌駕山結義中生。今日見柳俊說及結義，怎不觸發著根苗？因而不覺的喟然長歎。光景可想。

柳俊道：「吾兄有何心事，何以忽然長歎？」搢珩道：「觸事傷情，感懷思舊，難於默默，故形於口腹間耳。」柳俊見說，乃叱退左右，道：「大丈夫肝膽相照，有言則言。若兄有舊事在心，何不與弟略為一述？」搢珩道：「因兄言及結義，故追曩思曩昔。今既知己之遇，若不厭煩，不妨為兄從頭一述。」此時服侍人役一總斥退，連斟酒小廝並不在側，柳俊也停酒不飲，洗耳傾聽。颯珩乃把自己家鄉世業始末，及後借債被逼報仇逃命的一段事情，如此如彼，細細述了一遍。柳俊聽到郝龍兇惡，不勝髮指；聽到石搢珩父母一時慘亡，切齒痛恨；後聽到黑夜報仇，了結郝龍夫妻性命，乃拍案大喜道：「世間為富不仁者頗多，焉得盡吃吾兄之劍！吾兄真英雄大俠也！小弟不勝欣慕。」石搢珩乃把父親夢中指點，逃到揚州遇凌駕山，一見即便待為上賓，結為兄弟的始末，細述一番，道：「因吾兄言及結義，故思及此。」

柳俊聽得說及凌駕山，不勝驚愕道：聚合得果奇，無怪各相驚訝。「這凌某，莫不是揚州凌知府的公子麼？」石搢珩道：「正是。」柳俊道：「若是這位凌公子，我在揚州時，也曾與他相識，那時為何不見尊駕？」石搢珩道：「弟在他家裡住不上二十日，便往福建去了。」柳俊道：「往福建去卻為何事？如今這凌公子近況如何？尊駕又為何事在此？」石搢珩道：「他有一個親戚在福建，彼時有流賊作亂，未知親戚家曾否遭難，因而托弟去的；比及回來，這凌駕山忒也晦氣，卻被人誣作窩盜，逃去他方，家中弄得瓦解冰消，人離財散。弟至此地，亦為跟尋而來；不意又逢土賊竊發，羈留在此，不得與凌駕山相會，又不知他下落。聞得說他卻反與對頭人家的小廝同行，不知是禍是福，教我一路來尋思，好生放心不下。是以衷心耿耿，不能釋然。」

柳俊聽得確真，不等說完，矍然起身，向搢珩撲翻身便拜，道：「小人愚昧，敢於放肆，望乞寬恕！」搢珩大驚，慌忙也拜下去，扶起道：「這是為何？」柳俊乃將自己出身，丁家收用，凌公子與丁公子如何相交，凌公子如何闖破強盜書札，丁公子如何暗算謀害，自己如何兩番報信，如何商議出避難之策，自己如何去邪投正，又如何同行的話，述了備細。搢珩方駭然道：「原來你就叫做湘煙的麼？寫兩人情狀、心事可想。但今凌相公卻在何處？你又在此軍中做官，這事好叫我委決不下。」柳俊乃將兗州報恩寺中留寓，凌相公見了樓上女子，眷眷不捨，後往瑞光寺遊玩，以圖散心北上，不意遇土賊竊發，便至隔絕；自己如何為李巡撫收用，如何殺退賊兵，又如何托報恩寺住持，留書相公，及留盤費的始末，述了一遍。

搢珩不見凌駕山，便有疑心，今見柳俊說來，情節雖是近理，然也不便遽信為確。乃道：「我只道凌駕山已入京中，原來又有此阻，卻在兗州居住。但你既殺退賊兵，何不就去見一見相公，卻托和尚轉寄，這是為何？」柳俊道：「那時退賊，李公便欲乘勝，克復濟寧，軍事倥傯，不能刻離；相公又在城外瑞光寺裡，往返料理得快，也須一日盤桓，因此不曾出城；止叫得報恩寺中住持到來，將相公托他照顧。那住持名喚覺性，最是走勢利的人，其實見我做了軍官，在李公跟前聽用，了不得趨承周到，故此將相公托他，料他決不敢怠慢。我書中曾說，待班師時，便同相公進京，自然在報恩寺中住下。」

搢珩見柳俊說來，果然不曾親往瑞光，未經三面托付，心下老大起疑，乃道：「你在丁家既已有年，待你也自然情厚，既丁公子要算計這凌駕山，你何不將凌駕山出首在官，報與丁公子得知，你的功勞不小！那時你要家私，要好妻子，憑你要什麼東西，那怕丁公子不與你；何苦潛蹤匿跡，逃竄他鄉，擔受此無益驚恐？你今顯榮身貴，有力有勢，更可以做得。前日我從福建回來時，聞得丁家捉拿你甚是緊急，捉住時要碎屍萬段；你今何不趁勢縛了凌駕山，我同你一齊去，獻與你主人，也可帶挈我些好處。你心下如何？」柳俊一聞此言，心如刀割，睜了眼睛，籟籟地亂滾下眼淚來，向搢珩跪下道：「我只道你是凌公子的義兄弟，原來卻有這般背盟不義的念頭！但是如今凌公子，雖是我叫他在兗州住下，但料他決不停止，自然往京中年伯薛吏部家去了。你若要討丁家的好，就將我捉去丁家。我是丈夫說話，決不皺眉！」只是正在為官滅賊之時，如何捉去？說罷，拜倒在地，哭不出聲。

石搢珩見了這般光景，聽了這般說話，定非做作得出的，不覺感動，亦弔下淚來，忙扶起柳俊道：「你原來果有這般忠義，果是磊落丈夫，千古罕遇，我一時聞味，卻錯認了你！」乃將江都越牢，殺了節級，救出魏義，魏義寄托了妻子，然後同他一路行來，又在此地遇了亂軍衝散的始末，細說了，道：「但不知魏義作何下落，不知他竟往京中尋凌相公去，又不知還在此處尋我？若往京中，凌相公卻還在兗州，無從尋覓；若在此處，我又無從尋他，且他身邊並無盤費，如何度日？叫我心上也記掛著，好生難過！」已前憶著駕山，如今得知駕山下落了，卻又憶著魏義，真是人生世上，慰心處少，憂心處多。至言。

柳俊見石搢珩說出越牢救人，何等膽氣，又何等義俠，方識石搢珩是個奇男子，所以有殺郝龍報仇的手段；曉得方才搢珩一篇說話，必是反來試我，因把一肚疑心都皆消釋了。聽得石搢珩說魏義在牢中受苦，受道官慘刑，並不說主人實在蹤跡，深感他忠心為主。

是時二人都立著講話，搢珩坐下道：「雖則跟隨凌相公，如今你卻有了前程，將來凌相公待你，也不好同前一般相看；何況我與你並無統屬，且今日共事，效立王朝，或者將來同為國家臣子，不宜露此形跡，有失觀瞻。」柳俊見說，不敢對坐，把椅子略扯在下邊坐了，便重叫伴當們來服侍，重新暖酒，二人洗盞更酌。

石搢珩道：「你既與凌相公一路行來，難道並不曾提起我結義之事？」柳俊道：「起初一路遭行，心急行速，又唯恐丁家知風追趕，懷著鬼胎，並無暇說及閒話，理論別事，到後來在兗州報恩寺寓下，又有樓上女子之遇，因此也不曾說及。」石搢珩笑道：「究竟此女子是誰，相貌如何？」柳俊見有斟酒小廝在旁，不便顯言，乃把箸蘸酒畫字，寫「即李公之女」，乃道：「天下才色兩絕，也只怕無出其右了。」因將傳詞之事略敘梗概，道：「他所作詞句一首，我還一總記得。」遂念與石搢珩聽。颯珩便想到自己妻子，驚訝道：「原來這般女子卻也不少！不信此老卻有這般憐才之女。」柳俊道：「石爺說『卻也不少』，想是亦從那裡見過這般人來？」颯珩不便說明，便把別話支吾過去。心下想：這柳俊其實聰明，出口不俗，必定曉得文理；怪不得凌駕山十分相信於他，看來果然可取。乃道：「你書中說直待班師時然後進京，但是凌駕山進京的念頭，據魏義說，原為秋試功名起見，今去剿賊，未知遲速，倘過試期，便無及矣。」柳俊道：「到那時，想這些土賊也自然平滅了，李公回京覆命，待相公挽他，或者別有幹旋，亦可圖取功名。」颯珩道：「他的念頭，是必欲從正途出身，豈肯別走捷徑？只好待下科的局面。」乃問道：「李公既然同在寺中作寓，自然識面的了？」柳俊道：「不曾識面。相公正去拜李公，因李公有恙，未經相會；後病癒欲見，相公卻在瑞光，土賊圍城，便致隔絕了。」搢珩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當下漏下三鼓，酒已夠了。搢珩就在柳俊衙中宿歇，二人同榻而寢。

卻說柳俊與搢珩雖未八拜定交，卻已肝膽相照。明日五鼓，起身梳洗，各飽食控束停當。天黎明時，柳俊傳齊各營將官，統領本部標兵，總到元帥衙門伺候。少頃，巡撫升堂，石、柳及諸將都進見參謁。李績令許景升領兵三百，駐守濟寧；將兵馬分作兩路，以張達為主將，郭從超、王人傑為副，統領本部人馬，前往克復嶧縣。張達當堂領了軍令，先辭起行去訖。乃以石、柳為先鋒，以唐可法、仲大德為左右翼，曹虎山為合後，自總中軍，便望邳州進發。

按下一邊，且敘前話。且說張玉飛往南京探親，一月有餘，方才回來。才曉得凌駕山被強盜扳做窩家，已經逃出；家人魏義被道官捉去夾打，問了主謀，監禁在獄；又聽得說魏義稱稱家主往蘇杭遊學，官府又傳檄蘇杭緝拿。玉飛聽了，不勝駭駭。念駕山平昔何等端方持重，此事從何說起？卻是何人陷害？乃急到凌家看時，只見道官封條封了門戶，去尋凌家家人問詢，卻一個都不見。尋了兩日，遇見了一個姓趙的，問他始末根由，也只說得：「道官忽來捉捉，相公避了出去，便把魏義捉住，解到道爺衙門，說是窩頓了強盜，又差中軍官同江都縣大爺，到家將人口盡行趕出，將東西什物一總起去，算做盜賊，封鎖了門戶，聞說還要緝訪我家相公，並捉拿我等，故此一總避開，不敢出頭惹事。」玉飛便問：「你相公避往何處？」姓趙的道：「相公出門，我們也不曉得去向。如今聞得道爺老爺要傳檄蘇杭捉拿，不知是真是假。魏義的妻子住在小巷裡，張相公去問他，或者曉得。」姓趙的說罷自去。

玉飛便到小巷裡來問沈氏。沈氏乃將丁公子家有強盜的書信，相公適然去看見了，故此丁公子便行陷害的事情，悄悄略敘梗概。玉飛不勝大惱：「孟明怎麼如此喪心兇暴！」然也還在半信半疑，便問道：「你相公今既避出，卻往何處？」沈氏道：「連我也不曉得避往那裡去。聽得如今道爺著處緝訪，不知將來怎麼樣哩。」玉飛便不再問，乃道：「你們放心，你相公的事，有我在，決不使你家相公牽涉在盜案裡。」沈氏道：「只是如今現有文書在外，四路捉拿，張相公怎麼說不涉在內？」玉飛道：「不

妨。」便別了沈氏。回來細想：「此事又不便向丁孟明理論，且四下裡察探口聲。」果然「若要不知，除非莫為」，都有人議論著這樁事，俱丁孟明所使，始信為真，不勝切齒。欲要趕到丁家鬧他一場，想未曾拿住他形跡，將何指證？且於駕山身上亦屬無補，反要自惹禍殃。乃自恨往日為之介紹，引他相見，以致今日受其荼毒，暗裡替凌駕山歎了若干悶氣；算計必要替他伸冤，方不負相知友誼。

想了多日，想出一個計較：乃拉集了最相契幾個同席朋友到家，眾朋友走來，只見堂中設了供桌，上供神明紙馬。眾人奇詫為何緣故？玉飛出來相見，乃開言道：「今日請諸位到來，不為別事，是為同席之誼。見得駕山寡交也。雖諸位或有識與不識，然我輩好義之心，素皆抱負，自然同具不平，理宜大家出來解紛，不可使斯文掃地。駕山凌兄，知名庠序，閉戶讀書，忠信謹恪。凡我同袍，素推德器。不料近日忽被奸人所害，唆盜指扳，雖則遠避他所，他的家人魏義現監禁在獄，業已自認主謀，與主人無涉。無奈當事吹毛求疵，不肯放開一面，必要一網打盡。我等誼屬同袍，焉忍坐視？是以請諸位到來，對神立誓，弟願做呈頭，往司道府縣處具呈，替駕山辨明冤枉，諸位諒有同心，故此相請。」眾人見說，亦有欣然的，亦有遲回的，玉飛道：「見義不為，非勇也。總之弟作呈頭，煩諸位相幫鼓舞；凡有衙門使費，出外盤纏，即我輩茶酒飯食，總在弟一力任之。」眾人見玉飛如此懇切，便都從命。只怕未必為懇切上起見。如今世上真有為不公平事要動公呈，眾人皆打退廳鼓，誰肯勇往？若得玉飛一般人，開心見誠，一身獨在，則趨合者如市矣。玉飛已做就祝文，取出來與眾人看過，各押了花字，拜過神像，將祝文一同燒化。當下飲酒而別。

明日，玉飛故意去拉丁孟明與名，丁孟明托病不來，玉飛便也由他。備寫了情節呈詞，請同眾人往各衙門具控。大略申說：「生員凌某，平昔忠慎謹恪，折節下帷，宗族鄉黨皆知為端方之士，毫無間言；或家人慙不畏死，非分妄為，在凌生員或一時昧於體察，不能整飭。為民上者，也要推原本人平昔舉動若何，不可概為求備；何況凌生員先已遊學出門，家人所為何由曉得？且今家人魏義自認主謀，情真罪重，則魏義自為盜首；盜首既不涉及主人，嚴訊之下亦無異詞，於情於理可以釋然。且凌生員係閩閩後裔，清白素傳，身列賢門，埋頭書史，縱家人情罪可誅，為民牧者尚存投鼠忌器之念，作養斯文；何況家人業已自認，豈可執意誅求？」玉飛將這等議論論陳憲司，各官為之驚動。府縣官可以到希寧面前說得話的，都來與希寧說，求他不必追求。張玉飛又聲言出門往撫按告理。

自古道：「秀才如狗，」若有公事，一淘來一淘去，妙謔，情態逼真。在官府面前，指手畫腳，搖頭播腦，之乎者也，連片的通出文來。大凡讀書人，極會翻駁議論，轉轉折折，百般的綿搭絮歪廝纏；一若說話一落破綻，這遭入了他們套中，便高興極了，撩衣扯腿，把身子亂擺亂跳；這個才說得完，那個又接上來說，甚至大家都來說，七張八嘴，鬧得你個「發昏章第十一」，官府都禁他不得了，所以說這班秀才們再惹他不得的。

這張玉飛日逐拉集了幾個同心之人，在道里衙門上鬧吵。希寧被這班人鬧不過，又被各官來說，也有些良心難味；又聞得合學朋友要往撫按那邊告去，也有些怕事，便向過龍的吏書皂快們說，叫他安頓張玉飛等。張玉飛見希寧有些活動，心上尋思：「這些吏書們都是希寧第一等賺銀錢的心腹，雖則他的本官如此說，這班人若在中阻撓，便至改變了；不若以利結之，等他們沒得反悔。」張玉飛家事原富，便取出數百金，誰人肯？在道衙門上下使用，並各衙門可以用力之處，無不囑托周到，要他們在官府面前幫襯，出脫駕山。

從來涉訟事的送銀錢與衙門裡人，都是為體面上過意不去，不好白白煩勞，故此饋送酬謝，原無實際工夫。假如官府立定了主意，吏書們敢贊一辭？但是吏書們服事官府，深知情性，冷中一句，或好或歹，投機合拍，竟要做了中病根苗——這些涉訟人家送銀錢與衙門中人，全乎為此。今日張玉飛將銀買囑這些衙門裡人，雖已前得了丁孟明的東西，似該全然為他；無奈道官已有放寬凌生員之意，落得兩下見情，早晚在官府面前自然都走了鬆路，果將凌駕山姓名不入口供，申詳上司，都不曾干礙一個「凌」字。張玉飛又去叮囑，要他撤回傳檄蘇杭的文書，這吏書等道：「如今到部文書，沒有涉及凌駕山，他一身便已乾淨了，那個檄文不足為害。我這邊，一等部文批准，自然行文書去撤回。請諸位竟各安心，不必掛意。」

張玉飛見做成了這樁事，雖則凌家沒人在官之物，如房屋什物等項，不能挽回，然於駕山身上一毫無礙，也不枉為朋友的一片心血，心上也覺歡喜。獨恨丁孟明兇惡，忍做出這般事來。有時在朋友家遇著，丁孟明故意說道：「前日吾兄約小弟與名，替凌兄分辨，適值賤恙，不得扳附，至今中心歉然。吾兄具此義氣，慨然自任，果把凌兄出脫，如此待朋友，真是千古一人，小弟輩汗顏無地。」張玉飛見他到是這般說鬼話，反氣他不過，乃道：「小弟此舉，實是義氣激發。既為知己，若知己有難，不替他出一分力，這人便非人類，有忝面目，何以立天地間？凌兄此事，必有仇家陷害，此句太凶。小弟做了這事，縱使那仇家知之，料也無怨於我。況且凌家一家弄得星散，又害了他家人性命，也可出了那仇家之氣了。」丁孟明聽了，便頓口無言，臉色都變。張玉飛雖則一時惱頭上說了，然心上尋思：「凌駕山前車不遠，足為殷鑒，豈可暴其底裡？倘亦受其暗算，大非明哲之人。」張玉飛有作用人。因而已後深自韜晦，或遇見時，絕不提「凌」字的影兒，就在眾朋友面前，亦俱不說。過了數日，聞得魏義在獄身故，結了案件。

是年正當大比，玉飛便辭了母親，移往紅橋莊上用功讀書。一則避了塵囂，可以靜養用功，以待秋試；一則離了丁孟明，可以避其暗算。他這山莊，背山面水，樹木繁多。時炎熱漸至，讀罷書，便將書樓北窗開了，移榻相近，松竹之風，拂拂吹入。閒時，或掬泉煮茗，或汲水澆花；真樂境。耳不聞市廛之聲，眼不見粗俗之氣。入林聽好鳥賡歌，臨池看錦鱗戲躍；更有那兩過山光，月明水色，霞輝落照，煙散曙天，都足以開暢心神，聰明耳目。正是助學問的風雲，資筆墨的煙雨。享了無限的清福，領了無限的靜趣。真快活。有詩為證：

畫長人靜愛山居，臥聽滄浪午夢餘。

門外不知些個事，案頭唯對五車書。

做書的且住。張玉飛既如此出力，出脫了凌駕山，魏義自該曉得，何以魏義自出獄之後，與摺珩在路走了許多日子，又在褚愚家裡遇見主人，竟總不曾說及玉飛用力之處，這是何故？一段補敘有力。原來張玉飛做事，不過吾盡吾心，豈欲邀譽？魏義在獄中，無人送信，何由得知？即沈氏曾見玉飛同了許多斯文人在道前，亦經疑心，不知可為著我家主人之事？然止腹裡轉念，沒有當面問明。縱使華英或者得知，他又是一個謹慎的人，是非之中不便東說西說。所以魏義、沈氏，都但知有張相公曾有肯替主人出呈辨冤之語，其已後得以出脫的原委，卻不曉得。

閒話休提。且說丁孟明見玉飛拉集了幾個同學替凌駕山申辨，心中雖惱，卻不敢出來作對；且見凌駕山已經逃避出去，魏義又問實在監，家私又已罄盡，看書的仇恨也盡可發洩了，故也聽其自然。但可恨湘煙逃去，決是他送信凌家，心下十分恨怒，差人四下緝訪，竭力搜尋，並無蹤影，過了些時，也便丟開。

一日，只見巫仙來報導：「魏義於本月二十三日已經暴病身故，縣官檢驗是實，拖出掩埋，相公可趁此料理，好發放慎明二人出獄。」孟明因取些銀子，付巫仙將去。真個錢神有力，慎明二人俱得從寬發放，杖罪問徒。孟明又在配驛所在央人斡旋，僱人頂替，原在江中行劫。

孟明初先見強盜事破，雖則幾番把凌駕山弄得他家人離財散，自己卻也用了好些東西，鎮日也懷著鬼胎，唯恐別有枝節，兢兢業業，一日巴一日的光景。今見官司結局太平無事，放開懷抱，照舊胡行。然而所交的朋友，總有些曉得凌駕山被害原故，皆丁孟明所為，有幾個具公道心腸的，都恨其為人，漸漸疏遠；止剩那一班無廉無恥、油唇花嘴的朋友，終日群聚一處，談論閨門，賭博飲酒。

內中單表一個，姓王，名繼先，其父乃是鄉榜出身，曾為邑宰，肚裡八股頗通，卻有一樁僻性，膠固不拔，你道這僻性怎麼一個樣子？原來癡想成仙作祖，但凡見了一個遊方道士，便去請他進來，不問他有德行沒德行，有法術沒法術，一例敬重，高台供

祭，極其奉承，要學他內運氣火及符箓燒煉之事。雖常被那般方上道士撞騙了，心上也不懊悔，但說道：「這都是神仙來試我。人若愛惜銀錢，便不得入道；若為著銀錢，生了退悔的念頭，不肯精進向慕，便生千萬年，終久不得入道。」所以他屢被遊方道人千變萬化的法子，騙了銀錢去，還只道是該的。愚必迷，迷則不悟。因此方上之人，便都學些小法兒來聳動他，為入門之訣；甚有等醫卜星相，在方上搖唇鼓舌的，也都假扮做道士，在他家門前逕來掠去，只要撞見了就是生意上門，便好騙他東西。朋友親族見他迷而不悟，多方譬喻，勸他不須如此，爭奈這王舉人真是匹夫之志，牢不可奪，由你百般開導，只是不改，反道：「你們不知就裡。當初杜子春有仙風道骨，不愛惜錢財，因而有雲門道人來試他，三次助他家資，動逾萬計，杜子春只把來費用蕩盡；那道人見他有真性具存，不為物染，所以度他成仙，得以白日飛升而去。倘杜子春那時一得貲財，便去算計經營，累百求千，累千求萬，如此則以外物染移，滅了真性，不能返本還元，那得成仙作祖？所以我今不吝錢物，不管他是騙是試，自然得一個真仙下降，到那時你們立在紅塵中，看我白雲上，豈不快哉！」想頭也虧他有，話頭也虧他說。眾人見他這般復諫，曉得他中病已深，心都偏了，不可救藥，聽其自然。

這王舉人到五十五六歲上，卻來了一個燒外丹的道士，叫說會燒金丹，名為「白雪黃芽之藥」。白雪，卻是元鉛；黃芽，乃是硫黃。配了藥料，火中鍛出霜來，用法制服。那曉得這都是金石之物，一塊火毒，猛烈易發，一吃下肚，發作起來，燒腸灼肺，肚中必剝之聲，頓時血湧而死。韓文公大儒，也服硫黃，求生育子息，何況他人。他臨死之時還道：「我成仙去了，要脫胎換骨了。」這般人，真所謂「下愚不移」，雖則可憐，實不足惜。正是：

養命只教循道理，何須妄意覓長生？

但看忠孝有功者，凜烈長留萬古名。

王舉人死後，家事漸也寥落，遊方道士便也稀少。可煞作怪，這王繼先的心性，卻與父親無異，真所謂父子天合一般也。他專尊信道教，每與朋友們宴會，他人或說別話，獨有王繼先，開心閉口，不離著存神養氣、符水燒丹的話。一日獨立門外，只見一個全真走上階來，向王公子稽首道：「貧道問詢了。」王繼先也連忙一揖，細看那全真打扮，卻也有些像樣。怎見得？

頭戴藤冠，身披鶴氅，腳穿雲履，腰繫麻絲。肩上葫蘆，就是誑財幌子；手中塵尾，便為騙物行頭。接成幾縷清須，卻道純陽轉世；串就一篇鬼話，即曰道箝常存。背著棕團稱打坐，自言仙量帶椰瓢；愚人輒詫形容異，竟認神仙會擺搖。

王公子見他狀貌清奇，便請進廳上，重新作禮。賓主坐下，動問姓名。全真道：「某等留形住世，混跡塵寰，姓名久已不露，如有相問，但稱我為『回道人』即是。」王公子心下一想：「這道士叫做回道人，莫非是呂祖師麼？」當下就十分歡喜，便問道：「仙師所善何術？」全真道：「某周流世間，專以存心濟世、扶善鋤凶為念。若講那外道旁門，某等正欲驅除此輩。所善者，五雷正法，點石為金……」王公子聽到「點石為金」，不等全真說完，便道：「弟子正在窘中，別的道法且擱過不論，只這『點石為金』，不識仙師可真能如此？」全真道：「貧道並不打誑語，若疑虛談，不妨如今面試。」王公子尚半信半疑。

茶罷，全真道：「公子可要看點石為金？若要面試，可取火爐出來。」王公子正要看這法兒，見他先自說起，不勝大喜，忙叫家童取出爐來。這些小廝童兒們聽說道人要作法，不知怎麼樣一個好看，都爭先踴躍，搬爐搬炭，拿扇拿箸，紛然取到，將炭扇起火來。全真解下麻絲，貼身取出一個錦囊，扯開囊口，拈出一個銅罐——比鵝蛋兒大小不多，上節卻有一蓋，摘去蓋頭，門口可容一指，便叫小廝兒去階縫裡拾得豆大的石塊兒四五粒，納入罐中，又向腰間取出一個小袋來，這袋更是花繡，開袋拈出一個細腰葫蘆，去了塞頭，把長指甲伸進，搯出藥末，彈入罐中，活畫道士做作形徑。仍把葫蘆裝在袋裡藏好，將銅罐兒蓋上，放在熾炭之內。叫小廝們砌滿了一爐的炭，著實扇旺，自己在火爐旁，轉燈兒的走動，口中不住喃喃，不知念些什麼，大家都道他念咒語了。入神之筆。念夠多時，火爐扇得大旺，全真乃對王公子道：「此金已成，可取杯水來。」小廝連忙便去取了一杯淨水，遞與全真，全真接了，左手捏著三山訣，駕著水盞；右手捏著劍訣，指定銅罐，叩齒三下，口中朗念道：

大道渾然，搯化無邊。陰陽默運，雌雄轉丸。有則唯人，無為自天，精氣內固，神光外全。金從木結，火用水燃。龍神護鼎，虎魄施權。揚離附巽，伏戊歸乾。融氣浮紫，成質流丹。千靈萬應，出幽入元。已經變化，更莫還元。吾奉九天玄女急急如律令敕。此咒大通。

全真念罷，含了一口水，向罐上一噴，喝聲道：「疾！」右手劍訣向罐上划了幾划，向上一挑，運了一口祖氣，向罐上阿了一聲，即放下杯子，便去取那銅鉛。王公子急道：「那銅罐火熱，可用鐵箸來鉗。」全真笑道：「貧道不妨，自有小技。」王公子愕然，以為失言。正是：

一般法術兩般人，貪貨為邪濟世誠。

莫怪眼前無見識，做來奇特也堪驚。

此時家中大小僮僕，聞得主人留一個道人在那裡作法，都聚來觀看。只見這道人在旺火之中取起銅罐，又慢慢地，並不見他指頭上的皮肉有一毫兒焦灼，且不論他煉得金煉不得金。只這般兒，必是有法術的人能夠如此，個個心中奇詫，都叫一聲「奇怪！」全真右手拈起銅罐，放在左手心裡，右手兩指摘去蓋頭，真個慢騰騰的。就向一方淨地上側著罐口子一傾，眾人齊拍手道：「怪哉！」只因這道人弄術，有分教：百年富貴，忽逢方外凶徒；一旦貧窮，遂入草頭賊黨。未知全真傾出何物，作何結局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人只患自己無其具。如搯珞箭法之妙，何患人不敬服，功名不成哉？然此是天分帶來真本事。比如學問中有登峰造頂者，殆由天授，亦非咿唔帖括所學。而柳俊只是一個服小本色，便到處起人尊重。故驕吝二種，斷乎不可。